

关于雄辩的对话

eloque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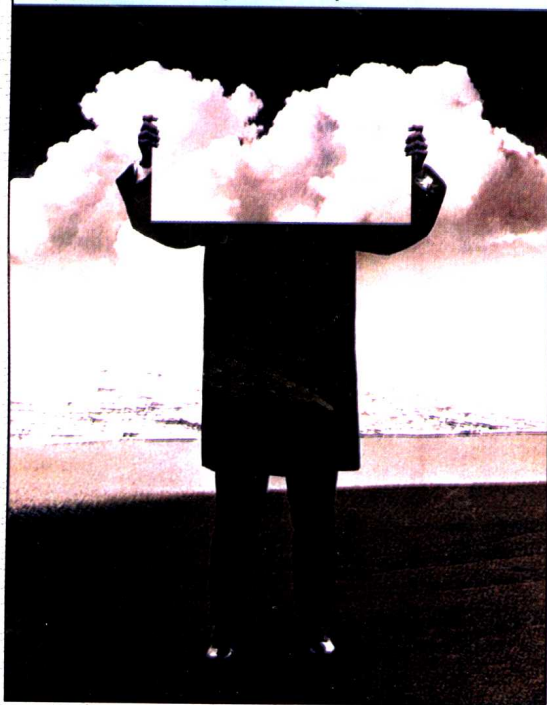
说服



S H U O F U

[法]让-德尼·布勒丹、蒂埃里·雷维

车琳译



什么是雄辩

议会论坛

挑衅的辩护

演讲的秘诀

S H U O F U

(法) 让-德尼·布勒丹、蒂埃里·雷维

车琳 译

说 服

关
于
雄
辩
的
对
话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说服/(法) 布勒丹, 雷维著; 车琳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

ISBN 7-5306-3051-2

I. 说… II. ①布… ②雷… ③车… III. 演说 - 语言艺术 - 研究 IV. H0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32514号

CONVAINCRE

Jean-Denis Bredin Thierry Lévy

© Editions Odile Jacob, 1997

Cet ouvrage est publié avec le concour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本书出版承蒙法国外交部资助,并得到
法国张博刘出版有限公司的帮助,特此致谢!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189号

邮编: 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l.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 (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 插页 2 字数 270 千字

2000年10月第1版 2001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数: 4001—7000册 定价: 19.60元

目 录

开场白：	为什么要进行对话？	(3)
------	-----------------	-----

第一篇 修辞篇

第一章	什么是雄辩？	(15)
第二章	古代雄辩家	(33)
1.	智者派	(33)
2.	狄摩西尼	(57)
3.	西塞罗	(64)
第三章	演讲是否有规律可循？	(73)

第二篇 激情篇

第一章	波舒哀	(89)
第二章	罗伯斯庇尔	(105)
第三章	若莱斯	(115)
第四章	议会论坛	(123)

第五章	宗教电台·····	(151)
第六章	电视政论节目·····	(158)

第三篇 辩护篇

第一章	窒息的言论:玛丽·安托瓦内特案·····	(183)
第二章	无力的辩护:艾米尔·德·拉龙歇尔案·····	(196)
第三章	挑衅的辩护: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案·····	(209)
第四章	为艺术而辩护:福楼拜和波德莱尔案·····	(222)
第五章	失败的辩护:无政府主义案·····	(237)
第六章	罪者无辜:昂里埃特·卡约案·····	(253)
第七章	胜利的辩护:萨朗将军案·····	(269)
第八章	今日轻罪审判案例一则·····	(280)
第九章	关于法庭辩护·····	(296)

第四篇 魅力篇

第一章	演讲的秘诀·····	(315)
第二章	言语的魔力:雅克·沙邦提埃·····	(334)
第三章	沙龙里的谈话,阳台下的独白·····	(340)

第五篇 结束篇

结束篇·····	(363)
附录 参考文献·····	(393)
译后记·····	(408)

开
场
白
：

□□□

为什么要进行对话？



蒂埃里·雷维(以下简称“雷维”):我们的对话现在开始,这个时刻,我已经等待了很久。此时此刻,我也在验证一个事实,其实我曾多次注意到这样的情况,这就是当你面对另外一张面孔时——即使眼前是一个熟悉的朋友,比如像今天——就会产生紧张和恐惧的心理,这大概就是伴随话语行为的一种重要情绪。我来具体介绍一下我们谈话的场景:我们两个人,在这里,在乡间,树荫下,这正是适合交谈的好所在;我们有充裕的时间,可以从容不迫,不必像在工作中那样受时间的限制。正是春光明媚的时节,天气和暖,阳光就在身边,过一会儿我们还可以边走边谈……

所有在一起探讨“雄辩”的人无不想兼备这些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所有关于雄辩的对话都是在朋友之间进行的,大家聚集在一个朋友家里,利用一点空闲时间,不过事先并不确定要讨论的具体话题。我一直在焦急地等待这个时刻的来临,迫不及待中还夹杂着些许忐忑不安。因为,难处在于要面对另外一张面孔——今天在我眼前的是你的面孔——,对说话人来说,这张脸始终是个难解的谜。我想,这便是说话艺术中的一个重要问

题：听者的沉默、他所有的面部表情以及沉默的一切含义，都在言谈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刚才似乎有些不知所云……

让·德尼·布勒丹(以下简称“布勒丹”)：对方沉默的面孔让你感到拘束吗？而我的拘束是因为其它原因，它与文字有关。我不太明白当初我们怎么就决定了“说”书而不是“写”书？在我看来，“写”是一个平和、熟悉、稳妥的行为；而“说”，即使是对你说话，我也觉得没有把握、惴惴不安。刚才你描述的这张“面孔”，现在就要开始的这个对话——句子应该是长是短，如何遣词造句，我都没了主张——，一切都让我惶恐不安。但是，我们还是克服这些心理障碍吧，既然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也不要过于扭扭捏捏或是小心翼翼，在开场白里没完没了地抖搂我们的不自在！

雷维：我认为，你刚才提到的那种忐忑感觉确实与准备在一张白纸上写点东西时的感觉完全不同，我们体验一下还是有必要的，因为在任何形式的话语行为中，这种感觉都是存在的。说话行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身体、甚至是生理的连续性使说话人无论如何不能随意突然中断。填充时间空白的必须对演说者来说自始至终既是约束又是刺激。

布勒丹：我们知道，从前，“对话”曾被认为是体现教育法最高境界的一种春风化雨般的教化方式，浓缩了雄辩艺术之精华。然而，我在想，我们选择“对话”这种方式会不会使我们的工作复杂化。倘若我们各自关起门来写一段关于雄辩的书，然后把它

们糅合到一起或连缀起来,这样工作起来也许会更省事。不过,我们所选择的方式可能更令人愉快,至少也是更大胆的尝试,我很乐意与你共同经历。

雷维: 在这对话的开头,我还要谈一谈“对话”的这个奇特之处,即无论说些什么,是坦率的还是有所保留的,尽管你竭力吸引别人的兴趣并且努力使自己的言语令人信服,在听者的沉默中总还是有一种令人捉摸不透的东西。在我看来,对面这个人神秘不可捉摸的特点对说话行为产生很大影响,这个沉默的听者仿佛正等待你去雕塑,你要考虑他沉默的表情、眼神、姿态、内心活动才能继续说下去。比如现在,你坐在我对面,伏在一页纸上,我注视着你,你就在这里,活生生的,在我眼前,听我说话,而我却不知道你对我的话有何感想,甚至不知道我说的话是不是会让你感兴趣或能否打动你……我希望我能做到这一点……我在寻找某种能激起你的兴趣和触动你的东西。但是,就算我能够用言辞打动你,我不会不知道你的一部分仍然游离于我的言语之外,因为你的思想在我的言语之外继续展开。我还没有来得及说完,也许你已经领会了,你可以在任何时刻分心,你的注意力会减弱、消散。对话中的这些困难会产生约束和刺激,这个问题我们在以后还会经常碰到。

布勒丹: 你盼望的对话,是友人间的对话,是西塞罗^①所提倡的对话,其言至真至爱、至仁至义,无拘无束……是一种产生于

① 西塞罗(公元前106年~公元前43年),古罗马政治家、雄辩家、哲学家。

真实交流中的对话；你确实在对一个听众说话，他始终忠实地聆听你，和你一起进入了一个共同的冒险中，确切地说，就是对话的冒险。但是，我认为还存在许多“虚假”的对话：两个律师在法庭上交锋，虽然也是你一言我一语，但仍然是“虚假”的对话；两个政治家在看似辩论的一种电视节目中的对话也不是真正的对话。而我们选择进行的对话是真正的对话：两个人决定互相交换意见、彼此倾听，努力做到相互理解。我并不是说，这结果必然是春风和气、皆大欢喜，它也可能导致冲突、引起误会，但我们每个人都在向对方表达自己的思想。我认为这就是我们选择进行对话的乐趣所在。

雷维： 你在这里几乎是不知不觉地引入了一个我们在下文经常会经常遇到的概念——真实性。你提到了“虚假”的对话，把它与真实的对话相对立，而且你刚才说了，真正的对话是友好的。我们还将不可避免地遇到这个问题，也就是判断一句话是否具有真实性，即使它在失真的情况下是否仍然具有某种价值。刚才，你提到了律师间的对话，围绕一个案件，他们各自都在想方设法——不管对方说些什么——说服法官；你还说到两个政治家的谈话，他们在对话过程中永远不会改变各自的观点。我们可不可以说，你举的这两个例子中的对话是“虚假”的？我认为不是的。

布勒丹： 我的意思是，我们在周围听到的、看到的对话大多数只是相互对立的自言自语罢了，不是冲着对方说的，而是对自己说的，是为了说服自己或是使那些不在现场的听众相信。

雷维： 在听你说话的时候，我在想，我们的谈话与法庭辩论、政治辩论或许还有情人间的对话的区别在于，在我刚才列举的其它情况中，说话人对面的听者已经有了先入之见，虽然表面上他保持默默倾听的姿态，但实际上他随时准备反驳对方的言论。而我们在进入对话时没有任何先入为主的观点，对对方要说的话没有丝毫成见。

布勒丹： 你是不是太乐观了？你肯定，我们相互倾听和理解的愿望、我们彼此间的关注和好感能使我们摆脱任何成见？其实，我已经向你坦白了我对“说”的一定成见，我更信任“写”：说过的话是收不回来的，而写出来的字可以抹去、删除、更改，我觉得写来容易说来难。我们选择的是一条困难的途径。我对口头表达的另外一个成见与我们当中很多人在学校、在家庭中所接受的口试教育有关。口试被当成是很好的考试项目，有时它更是一场悲壮的考验。我们脑中总是有一个念头，就是话一说出来，就会被听到的人打分，对方一直在给你评分——我请求我们之间不要这样：按照 20 分制^①，你得到的或是 5 分、或是 10 分、或是 15 分，评语分为差、及格或良好几等……每次结束法庭辩护时我都在想：我会得到一个怎样的“评语”？说话行为固有的难度、这种考试的感觉，必定会增加我们的工作难度……另外，我总是还有一个担心，就是总觉得自己啰嗦。我觉得，理想的口头表达应该是言简意赅的，也就是说，与我现在的表现应该是相反的。

^① 法国学校中通常采用 20 分制。

雷维：你刚才对说话时紧张心理的描述让我想起孩提时的一段往事。小时候，我上学的那个学校，学生的母亲也来旁听一些课，至少低年级班是这样。那么，在课堂上，孩子们必须当着后面一群母亲，尤其是当着他自己的面回答问题……

布勒丹：是不是在阿特麦尔学校？

雷维：正是阿特麦尔学校。孩子真是要经受严峻的考验。他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勇气？要是现在，我也许倒没有应付这种场面的本事了。要回答的当然不是一个靠即兴发挥的问题，而是要熟练地背诵一篇课文，要在其他孩子的母亲和自己母亲的面前把它背出来……他不仅要受到一群陌生人的评判，还要受到在自己的幼年生活中占据最重要地位的人的评判——来教室旁听的母亲。她会不会满意？我当时非常清楚地感觉到，当老师向我提问时，她似乎也被牵连进去，因为如果我背诵得不好，她可能也会不好意思地脸红起来。在我对说话时要克服的困难的记忆中，这段经历是最有代表性的。

另外，我想，今天我们之所以有战胜困难的勇气是因为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比表现自己更重要。如果我们不觉得这个话题本身的重要性高于显示我们的口才，我想我们会经常以不开口为妙。

布勒丹：你觉得我们采用对话方式是一个好的选择吗？

雷维：我想略微修正一下我们刚才所说的话：我们渴望置身于

和睦的气氛中进行对话,我要对这种乐观的想法提出异议。在流传至今的古代圣贤著名对话的文字记录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双方的交锋往往言辞激烈、互不相让,同时谈吐中又不失温文尔雅。我要指出,在对话中,对方往往是潜在的论敌,而且这种情况是各种话语形式中都存在的,因此我要纠正我们原来的乐观主义思想,只是这也许会让你失望。

布勒丹: 在我看来,这是对话的一个退步。柏拉图^①、西塞罗和塔西佗^②的对话是完全有别于此的。他们的对话中贯穿的是情谊、坦率、关注和友善,也就是宽容……是对别人的关心,关心其所言所思,是寻求理解而不是破坏和谐。在任何时候,以言服人的艺术都不意味着要以取胜为荣,它呼唤自由开放的思想:寻求进步、理解,提出异议但乐于看到双方的分歧得以化解。在真正的对话中,对友好的愿望——我要再一次强调友谊的重要——,共同的愿望,在于相互提携进步,一起努力攀登智慧的阶梯……

雷维: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会赞同你的意见,因为,如果我们举……

布勒丹: 这难道是不现实的吗?

① 柏拉图(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弟子,亚里士多德的老师。他所著的对话集得以保存至今。

② 塔西佗(约55年~约120年),古罗马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编年史》、《历史》、《日耳曼尼亚志》等。

雷维：……我们举一个例子：柏拉图在一段对话中描述了普罗塔哥拉^①和其他智者派^②哲学家在苏格拉底面前的辩论，多少世纪过去了，这段对话中双方针锋相对的激烈冲突仍然显而易见。这根本不是什么友好的谈话，他们的观点存在根本的对立，甚至还有互相攻讦的敌意。

布勒丹：我一点也没看出来这种势不两立的敌意。我认为这是一种相当激烈的思想冲突，但我仍然感觉到最根本的友善之心始终不曾消失，而且再一次感觉到了愿意倾听对方意见的开放思想。他们的言论从来不是欲置对方于死地的。

雷维：我们还会再次谈到苏格拉底和智者派，但在这里我坚持要说明，任何对话中都存在对峙，我们的对话也不能奢望避免。我的意思是，说话这个行为本身就隐含着冲突的因素，这与谈话的主题无关。

布勒丹：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分歧。我知道，你把交谈看做对峙。确实，在我们二人所从事的律师职业中，说话往往就是唇枪舌剑，政治辩论也是如此。但是在我看来，真正的对话，至少像西塞罗提倡的那样，是一项齐心协力的工作。这项工作当然不排除矛盾的存在，甚至是激烈的矛盾，但目的绝对不是把对方击得一败涂地。雄辩，是说服的艺术——而不是攻击的艺术。

① 普罗塔哥拉(公元前481年~公元前411年)，古希腊哲学家，智者派最著名的代表之一。

② 智者派，一译“诡辩派”，公元前5世纪中叶至前4世纪间以传授智慧为职业的古希腊哲学家们的称号。

雷维： 我认为如果你仍然坚持这个观点，我们真的是处于对立冲突的状态了。依我看，说话多多少少有点像是坚守一个被围攻的城堡，里面看上去很平静，但每个人都感觉到外面的喧嚣即将冲进来结束这城堡里的平静，甚至发展成肉搏战。这安宁只是短暂的。我说话时从来都强烈地感觉到我的话始终处于威胁之中，如果我们出言不慎，糟糕的事情就会发生。

布勒丹： 现在，我们确实是意见相左。你呢，使用的是军事术语，什么战争呀、威胁呀、城堡呀，在你的话里出现了好几次。而我，我也许是错的，我在对话里看到的是互相尊重、互相倾听、有时会互相说服的自由思想在交谈。看来，我们一开始就对“对话”有不同的看法，这大概是因为我们的性情脾气有所不同，但这正是我们进行对话——你称之为“对峙”，我称之为“相互倾听、彼此友善的共同工作”——的乐趣所在，而且可能还别有一番意义。

